

獲

牖

餘

談

風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同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者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爲聞所未聞紫詮向以弢園文錄乞爲之序茲復出魏爾雅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賦之韻委顧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閩中五虎山人林昌彝序於羊城天後月窟之齋

魏牖餘談序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

朝龍興遼瀋武功之盛亘古莫與京迫後生齒日繁未免有不逞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烟議起一二疆臣措施偶不當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地洋商接踵而抵巇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兵甲之堅利不足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持和議者善爲羈縻託柔遠之名爲治安之計泮奭爾游優游爾休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蔓延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竊尊號僭帝制自明季李自成張獻忠之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咎爲哉夫亦謂我

朝廷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
遂敢爲潢池之弄耳不然

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計吏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
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高目時艱思爲議論然或才力
不逮或問見未真往抱忠藎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
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卽有澄清天下之志願無所藉手居
恒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
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鬪勝
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
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昔魯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爰
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絀疆域之險要瞭
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爲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

香海時與顧遠然幕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爲生涯以詩書爲肴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繫情

君國蓋真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弢園文錄選定
謠言瀛壖雜志春秋朔閏考薔花館詩鈔諸書瓊牖餘談者先
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
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
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
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
窺先生之用意爲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
圖志諸書尙已配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庵筆記
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
聖代懷保小民不忍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并包曲許外邦

屬集卽偶有齟齬梁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卽逞其毒痛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遺孽蕩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之膏澤不復知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之英員馬加利英國聲怒邊事孔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軸者採而行之其卽爲禦邊之良策乎時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樓鑒仙史序於海上鑄鐵龕

幾編餘談目錄

卷一

張小浦中丞帥殉難

寧國丁生小傳

紀伊興額戰績

紀全玉貴事

又紀全玉貴事

紀吳秀才事

周軍門

南楚雙忠傳

張秉中事

劉主政殉節

帥觀察死難

田玉梅小傳

張繼庚小傳

夏廣文

汪馬二秀才事

張廣文

蔣劍人軼事

又記蔣劍人事

卷二

孫女割股

紀負貞女事

齊彭孝女事

孝媳割股

一門節烈

陸師婦事

記鍾江事

日本宏光

英人信根

英人侯失勒

法國司女子傳

英國才女法克斯

紀張白卿事

紀潮郡逆民事

宋景詩

白齊文

四

甕牖餘談卷一

吳郡 王 韜 紫詮撰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秦中張小浦先生諱芾當今之經濟名臣也其忠義之氣滂沛鬱積自其血性中流出少一秉受太夫人教極嚴九疇畫荻有歐母風焉由乙未傳臚出爲江蘇學政年未三十也悉心甄拔一秉至公士論翕然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勢張甚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辦軍務亦著能聲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五月先生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屈被害大節凜然與平原爭烈 朝廷篤念忠盡賜還其子師邵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大先生拔冠邑庠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尙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如此禁涕零

宣國丁生小傳

諸生丁壽院人素讀書識大義慷慨敢爲不避豪貴鄉間中有以急難告者竭力赴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咸慕重焉丁生見流寇縱橫所遇蹂躪慨然憂之所居金寶墟爲宣國宣城縣屬地介衝要尤賊鋒所必及丁生與衆商辦義團自咸豐六年倡斯舉內勵壯丁外禦悍寇兇鋒屢折衆志成城宣國府兩次失陷此墟屹然孤立賊黨相戒不敢犯同治元年冬官軍逼金陵賊巢賊渠洪遵令侍酋李世賢竄撲皖省意圖力踞上游以爲援應僞侍王率其悍黨十數萬圍攻數旬援絕糧盡死傷

如積十二月二十日破城而入賊衆銜恨刺骨恣意屠戮一城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嗚呼慘矣丁生積首後功保舉至候選副導加鹽提舉銜至是奮身獨戰力竭被戕傷薨城中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就近稟聞侍郎彭玉麟行營時侍郎駐營裕溪親見此墟遭難之酷乙丑二月捐資購地一區收殮枯骸爲萬人大冢勒石志之以表節義殉國忠魂於以少慰曾侯聞其風烈尤歎美之查核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闔家殉難口數可計名實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並無口數可稽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九十七員團練團兵殉難者六百七十四人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婦女殉難者一千有四十三人爲聞於朝請加旌卹褒揚發魄闡發幽光甚盛典也嗟乎逆匪流毒東南陷名城巨邑如摧枯拉朽或朝王而夕破而丁生

獨以彈丸一隅之衆與之抗持經六七年可謂難矣非有過人之才堅忍不拔之志安能若是耶歷數辦聞之持久被害之慘酷命謂各省所無斯固昭昭於衆人耳目間也丁生非有守土之責而誓死弗去闔門灰燼身擧曰刃名標青史豈不烈哉

記伊興額戰績

副都統伊興額原籍居奉天府之吉林屬家古正曰旗人形體魁偉膂力勇猛曾由侍衛從征江南浦口剿禦粵匪所向克捷從調赴河南道經安徽宿州正值皖捻披猖窮肆焚掠都統卽率所部吉林馬隊一敗賊於任橋再敗賊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賊於宿州之濉溪口時賊衆兵單難與角力因乘夜前進出賊不意三戰三捷殺賊三千餘人都統所統騎兵奮躍爭先所當慮無不靡因號其軍爲伊家軍都統追賊於永城縣之

鐵佛寺牛擒擒首王前扶陳斬擒首常文燦所有匪巢盡付一炬擒逆憚都統威名不敢與之遇繞道攻撲徐郡都統又率精騎馳赴力戰却之時則股擒首王廣愛聚衆數萬於張公奇數樓有駭駭橫竄之勢都統卷旗束甲猝至掩擊大破其衆擒斬王逆賊鈔悉殲餘黨聞風潰走其城宿州其壤之間有地名五家溜者爲擒首李月所踞逆黨萬餘皆勇悍善撲環築土壘爲久居計都統由蕭縣之瓦子口出兵杜搗其背孤軍深入奮力苦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衆羣奔斬馘無算并平毀其壘積賊尸爲京觀焉於是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惡黨盡蹙之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意在繞襲官軍之後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其時別股擒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墟都統往剿足受砲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

州臨溪追賊至蒙城賊忽蜎集團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盪
決破圍大敗賊衆整旗回營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
用兵如神尤能以少破衆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
後以禦賊汶上卒至戰歿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曾
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韜鈴約束士旅極爲嚴
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資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
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
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噴噴在人口至今徐宿士
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歎爲奇才
異勇嗚呼如都統者固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崛起以戰功致位遊擊昔在湖南徐廣

縉大營值逆有楊酋毒陟披猖大股將至徐師乘夜乘營潛遁
玉貴以營中金錢山積盡委與賊殊可惜急回探取而賊已聚
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罵賊渠楊
秀清躍馬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尊壯必非以孤
身作此殺擒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竟不戰而
退玉貴遂報知大營徐帥始麾兵回駐卽爲繪圖呈奏首錄玉
貴功 朝廷深獎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川帥大營進攻
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晷衣素衣每戰偏袒而
前軍中號爲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補拚命二字後和春往剿
廬州賊屢戰不捷聞金玉貴名因咨請同帥營調往攻賊離廬
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宏曠可以屯兵爲攻城計前後俱係
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爲所據玉貴曰引於此地築營而後城

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衆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聲色
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其間於是玉貴攻其
前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爲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
守賊時守廬之賊爲陳逆與其黨謀曰金某但可智取不可力
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當道佯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墮坑
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廬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
而往往顯著靈異內寅正月郡民爲之掘地卜葬蓋富倉卒掩
埋時無從得棺係以蓆裹及啓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盡驚
爲異

又紀全玉貴事

廬郡民私祀全玉貴每於巷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詣拜者男女
絡繹不絕疾病所願往往有驗時見玉貴服白袍首裹青巾降

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瘡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葬高原既啓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棺飾皆極隆脩旣改葬後絕無覩而卜禱亦漸不靈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同於魑魅玉貴生爲忠臣不當死爲厲鬼其如此者或別有戾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殺魄團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體未安乎及改葬得所幽靈以妥故遂不爲醜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師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文武才遇事極有胆智與人談經濟抵掌雄辛聲驚四座時見寇氛日惡慨然以澄清爲己任迨賊衆悉力東下漸逼其鄉遂首倡團練率衆殺賊一戰

而殲其渠魁賊爲之奪氣立退三舍於是州縣咸倚任之委其
總轄諸閫俾與諸軍聲勢聯絡統衡益勸奮每臨陣所向皆靡
然賊方張廬州府城失守各閫皆散勢成孤立逆匪素衡之
至是悉衆圍卡繞之三而統衡撫勉諸勇曉以大義咸泣涕相
從誓死不去賊圍之旬月糧竭援絕統衡知不可爲椎牛饗士
令皆醉謂衆曰此我等報國之日也約束而出馳入賊軍當
者皆斃其刃下賊由是蟪集血戰經時三盪三決回顧團丁死
亡殆盡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無完膚血殷袍幅因
下騎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方欲自刎而悍賊數人突至統衡
卽躍登馬背奮呼殺賊親兵復殊死戰賊悉授首而親兵亦無
一免者旋卽自以戈陷胸死當時經曾御史奏請於朝奉部
照咨馬兵例給卹後由忠義局稟請李爵撫署督視奏照廩生

陳亡例從優議卹銜以一介書生帶團六年身經百戰卒因
衆寡不敵殞命疆場亦可謂不負 國已

周軍門

周盛波軍門安徽合肥縣西鄉人現爲甘肅涼州鎮總兵兄弟
三人均以勇力著長爲盛華次卽盛波三爲盛傳並遇異人傳
以絕技贈於擊刺行陣之法武世家所不逮也當髮匪東下周
盛華倡率民團挺身禦賊具時逆隊披猖盧郡失守賊逼鄉民
蓄髮隱懷退沮獨盛華會集族鄰曉以順逆喻以利害於是民
心渙者復聚協力拒守因此賊甚銜之僞官馬千祿尤與其鄉
密邇屢引悍黨來撲皆被盛華等所殲鄉境有藍逆者賊中渠
魁也乘與馬賊相持時猝以大股從後突至盛華以衆寡不敵
遂與練丁五十餘人同時戰死當事急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

門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鈍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慧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如磔張也盛賊既破其村焚掠慘酷盛波之妻李氏亦罵賊被殺盛波憤兄志之未成義不反戈仍聯絡各國拒賊用計設伏卒將賊目馬千祿擒斬涕泣誓衆曰今日庶少報兄仇矣繼隨官軍攻克沿河賊巢營憲欲官之力辭或欲詣營報功者盛波輒不許曰此先兄遺命也曷敢有違奮身爲國豈爲功名哉時盛傳積前後功位至記名提督因招盛波共事管帶盛字營兵所向克捷號稱勁旅經李官保調至上海戰轉蘇常一帶克復名城剿滅悍寇周氏兄弟之功居多因前沐國恩權至今

職已復以 記名提督用一門之中均躋極品可謂榮矣乃盛
故誼篤脊舍悲其兄死事情形今猶湮沒特求李宮保奏請於
朝優賜獎恤 朝議追贈周盛華遊擊銜照陣亡例議卹兄
弟急難之情 國家闡幽之典均可爲載筆光也

南楚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諸寇雲擾蒼生鼎沸荷戈擐甲薄海同仇其
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 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
節於天壤間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獲貢明廷
其黼黻隆平刻畫金石固其常也不可謂幸也其有遭逢離亂
遘日艱難雖經百折而不回矢一死以圖顧守城致命殺賊捐
軀乃其變也然不可謂不幸也余於楚南得二人焉曰劉君承
祝曰吳君棠翹君湖南衡陽縣人丁酉拔貢是歲即舉於鄉甲

辰大桃知縣分發貴州署普定縣縣素窮瘁民俗強悍山僻之地皆爲盜賊淵藪出沒無常君勤於弭盜設棚卡聯保甲俾民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有衆匪羣聚梯山謀爲亂推二寇爲酋目僞號前山大王後山大王君知之部署壯丁密往馳勦獲而置之法匪黨股衆盡行解散於是君能兵之名震一時天柱縣以徵糧釐民情洶洶幾不可以理諭當道耳君名謂非魏某往不可因以兵甲授之立命往剿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可以軍旅重懲吾民白於當事勿用衆且言激則變生不如以單騎往君馳至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惟魏君能生我君再三撫慰之衆盡歸家惟慮其首事一二人而已事遂寢乎沅發之變與普定壤地毗連君募勇三千人屯營黃消山親自防禦其偵謀斬之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於

是疆吏知其能以前後功擢升同知補授荔波縣縣中有地湖
周圍數十里向爲賊巢君募捕二百餘人嚴加懲治復爲之修
築城垣增飭學校百廢具舉會鄰境思恩失守紳民泣涕求援
君慷慨諾之率衆往攻徇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君無所私
爲紳民奉金帛爲謝力却之及叙功讓之思恩令其見利不取
有功不居如此時人深美之嘗攝關泰篆時胡文忠公方任黎
平府久知君名囑募勇千餘人三月成軍其後調往湖北即其
所訓練之兵也前後官貲八載聲稱卓然咸豐四年前安徽巡
撫江忠源方剿賊楚南胡文忠公亟稱其賢奏請隨營襄辦時
值洪樂市之亂楚南撫駱秉章要令會勦卒平之五年賊竄柳
州同知趙啓玉陣亡城遂陷君偕衡永道李維瀛守西路其營
號曰赫勇劉長佑守東路賊出西城肆掠君邀擊之殺傷甚衆

賊忽從間道突出火龍百道擲壓如雨我軍大潰君猶奮勇當先手持雙刃斫賊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十餘創賊銜之刺骨割其首剖其肺腸懸諸樹以爲標識賊收隊入城軍士晝夜盜其尸移殯衡州博士作頭顱以殮後兩月餘城復知縣戚天保函首裹賜冑遣人齎至乃復啓棺納焉行聞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事聞以同知例賜卹卹州人思之立祠祀焉其竊主書從九職銜者悞也民間所稱彬州三忠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選衡州府萊陽縣教諭旋以憂歸咸豐二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安福窺茶陵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聞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禦

城外五里之寶塔嶺實將借詞他遁也君獨持議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其僕荀林聰歸鄉里泣離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爲念五日賊果自丁尖闌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開口攀援而上勇丁散走君北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山署自盡甫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成叱之跪君怒目視賊背盡裂膚罵賊痛毆一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殮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未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爲之請於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甚盛事也

逸史氏曰魏君以不世奇才投筆從戎身經百戰觀其前後

功烈赫然其韜略豈出古名將下猝值危地卒以身殉亦可
哀已如吳君者雖當時無所表見而大難當前矢死不顧重
不足以激頑勵懦哉噫吳君職司學校不過一備位校官耳
獨嬰孤城效死弗去不其難哉其志節皎然固爲出於人一
等矣千載而下聞其風義猶將興起焉

張秉中事

張秉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附
近有礦徒頗兇悍與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
結爲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衆黨人遂推張爲長張自謂得
遇異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楚地連年亢旱歲穀不
登斗米幾值千錢飢民載道而粍寇警信口遍張惡乘機煽惑
倡亂揭竿而起時關邑令陝西人頗知兵聞變卽率壯士三百

人聽入其巢擒陳大綱磔之於市市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簞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黨類盡散張妻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逃於永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獲勝賊中呼之爲張拚命沿途裹掠得衆二萬餘人他賊率報盧徵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選精壯日加訓練器亦擇犀利省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衝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曰此張家背鬼軍也薄賊所爲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走投苗逆而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劫掠不辨兵賊有戰重賞者輒擄之雄視一方面待貧民願善撫御因此避難者趨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團練自稱爲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鬥賊素知其能憚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

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招張語之曰方今樂道授首闔境肅清閭閻共安枕席民庶喜觀昇平汝擁此巨衆何爲盡速散遣若猶幅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衆商曰汝輩願樂劍戟以事稹錫燧營堡以就田里乎衆曰我儕素慣行伍若國家有用余者富效馳驅卽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男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弗願也張知其衆尙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檢逆下鼠勢甚披猖見張衆至悞以爲官軍卽與接仗歷三晝夜檢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核其人數止剩萬餘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檢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鎗砲之聲不絕張又誤以爲賊匪復集亦鳴角應之彼此交轟天明如止張中砲身殞營軍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係官軍旗幟乃詣營告以故統

兵官視之信收錄其衆謀之麾下而飭葬戮於近側山并立墓石請於 朝得旌卹焉

劉主政殉節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旋請假回籍正值東南不靖劉主政目擊時艱恆以保衛鄉里爲念十一年賊再逼杭州前撫臣王中丞有諭諭知主政篤誠可恃商會督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墩鎮等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益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熾張衆以主政非守土官勸其挈眷他徙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團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

身殉之特不願以賊刃汚我頸耳遂於花園村役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帥觀察死難

帥遠鐸觀察湖北黃梅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報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耆齡奏留江西委用時值著名逆首偽翼土石達開率悍賊數萬將犯撫建九江鎮李總兵扼守東鄉縣苦戰匝月耆中丞恐李總戎戰守力疲遂命帥觀察率自募勇丁千人偕副將周鳳山營勇馳往助剿然賊勢披猖勢不能禦觀察慷慨謂衆曰軍事有進無退我當以死相持結營築壘於要隘以與之抗賊至圍之三里觀察日夜巡警無懈志賊回後環攻屢爲所却卒以衆寡不敵營陷時撫手刃二賊目陣亡其姪帥瞻與其記室萬泰亦同時授命同治十年由督臣奏請於 朝議於

東鄉縣及原籍黃梅縣建立專祠以同時殉難之帥贈萬泰從祀以慰忠貞云

田玉梅小傳

田玉梅字鼎臣蜀之酉陽人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驅車南下欲圖當事獻方略至金陵則城已陷向大帥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其鄉人有帶勇駐善橋者往投之居數月卒聞寂無知玉梅者胡貳尹恩燮奉大帥勾當內應事道經善橋見玉梅懼若平生玉梅出所著論滔滔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凡艱險難爲之事輒慨然請自效貳尹奇之爲言於趙太守太守召與語亦奇之乃薦諸大帥玉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賊今既數月矣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

之無益也余問城中近有內應者請先爲公入城覘其虛實許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蓬蓬然下垂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蓋卽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玉梅手持篋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誓不爲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衆則或千焉或百焉聞聚否則皆散處焉玉梅復遍歷賊巢又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爲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孑然孤行守者耽耽視玉梅故從容坐城門下若有所待遙見一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衣起且自言曰至矣昂然出城守者以爲同夥也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言內應不可恃狀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賊巢稍遠賊卽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乃約某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

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總官軍入計既定。玉梅領入城告衆。以期衆果以賊耳目多慮。不行而洩。又恐者皆金陵人。素怯弱。懼難。玉梅曰。嘻。吾固知若屬不足恃也。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偕五人者入。而後可。玉梅用奇計。五人俱入城。及期至會所。以待內應者。僅夾十餘人。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者。斬之。城上守者悉睡熟。亦盡殲焉。僞參護以內樓上驚而踰垣。玉梅以矛衝其喉。擲於城外。遂下城。將令三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阻於木柵。不得至。蓋賊於是夜新立木柵。大如柱。高且密。繞以鐵鎖。長尺許。守賊悉在柵內。大砲五皆外向。稍覺砲即發。無所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從城上至。見殺賊盈城。使鳴鳴吹角。聲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吾寡不敵衆。宜權避之。乃皆退而匿。賊援

兵屬集不知殺賊者誰何大譁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啓玉梅竟偕五人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遣諸將如期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簇簇至知謀已洩遂整軍回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五人偕歸衆益奇之大帥以玉梅爲能既賞以官玉梅上書大獄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富道意乃寢其賞玉梅遂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玉梅構小樓終日吟嘯具上出則輕衫佩玉風致翩然當時聞玉梅事皆咋舌絕不料三入虎穴殺人如草出此一書生也顧玉梅益自韜晦無矜色然每與同志者會時事則聲情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爲期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善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玉梅之再入

賊中也胡貳尹願與偕懼賊覺玉梅乃僞爲賊渠以大索貳
尹願率以入城若鄉民之得罪者蓋亦奇事也

孫文川曰田生其非常人耶使田生訂得行玉帥拔金陵逆賊
伏誅則所以稱田生者其功名豈出古名將下哉不幸而無成
要其膽略才智有足多有諸將皆如田生於滅賊乎何有吾聞
田生家貧好客不知生計弱冠後五嶽遊其四凡遇險要形勝
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車登眺焉則觀田生之所爲豈徒然哉田
生僅以趙太守薦官從九品 賞戴藍翎吉撫軍督兵鎮江授
爲偏裨經數十戰未轉一階後聞其隸勝帥麾下攻捻匪於穎
亳間沒於陣嗚呼田生已矣籍按此殆證之僕僕傳聞之說證之此文
作于戊辰而咸豐十年五月猶見之於胡文忠公奏稿且以功保升知縣矣其
考語有曰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職則田君固未死也

此傳爲孫君澄之所作孫名文川江寧上元縣名諸生也避
兵滬上案筆幕府雅爲當道所重詩文卓然自異於時一別
再再十年矣茲偶於敵陣中檢得此急錄之以志田兼以
慰孫

張繼庚小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府學廩生幼孤工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
藩司潘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爲同年生因往依
焉方伯甚器重之會湖南軍興炳垣以省母辭歸賊犯九江
東下令陵戒嚴祁方伯備藻開炳垣習軍事與語大悅凡方伯
所舉防守團練諸政多參議焉無何會垣不守炳垣亦陷於賊
里人吳偉堂自幼賈漢上賊半爲所舊識佯受僞職陰以偵賊
情圖反正炳垣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爲忘形交一日縱酒乘

醉太息曰吾觀公勞苦矣去鄉生相妻子攻下十數城然祿
俸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自保以公等之才顧不能謀一飽
耶何鬱鬱久居此也諸賊默然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用笑曰
吾非送公等歸故鄉富貴惟所欲諸賊愕然問故炳垣語之曰
天子遣大將督兵五十萬蒞城下所以不卽舉發者知公等
良民投鼠忌器也公等誠以此時率所部啓城迎官兵入斬六
僞王函首詣軍門不世之勳也且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
我以謝皆感泣許諾由是炳垣密書達 欽使請以賊裝問道
至軍前面陳機宜 欽使許之期月日黎明進兵神策門炳垣
率衆以應殺守城賊十數人適賊建木柵於城內扇鍵其密炳
垣啓門稍遲官軍已抵城下疑有變却顧而退炳垣知不就急
麾衆回以泯其跡特事起倉猝賊窮治無所恃有劉鴉頭者炳

垣所糾健兒能手刃十數人者也賊沈獸醫下慮事洩禍且不測逸去賊法凡凶事出城皆有偽官符節以爲憑信謂之關憑劉恃沈素同里巷欲得關憑爲脫身計密以情告沈賺得事遂遂緝偽求王楊秀清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點賊姓名預藏於複壁半是給秀清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秀清大喜按籍收之俄而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南人耶曰江南人素柔弱長兵革不可與圖大事凡吾所糾皆楚粵勁將身經百戰者也於是賊快殺其黨百數十人炳垣卒以砲烙死上元縣生買鍾麟與是謀外詣軍門陳事洩狀欽使聞之嗟歎不已許以聞於朝江寧督嗣復曰炳垣沈密書曾以機警聞於鄉里是役也糾合六省之衆至數千人與欽使書聞往復數次賊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然卒殞其身哀哉劉鴉

就執時語人曰事洩由我我一身當之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榜掠無完膚卒不承一人後與炳垣同繫一室炳垣教之曰事洩由沈默言汝盡認沈同謀賊必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知劉反噬已夜遁於是賊信沈果與其謀購沈甚急時城外官民間沈媚賊敗事亦懸金購之沈進退失措賂鄉民求活鄉民縛送大營肢解以徇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諸賊互相猜疑勢漸渙散旬日間投誠者以千計厥功亦偉矣哉

逸史氏曰嘗看嗣復字小異余文字交也其先人異之先生有雋才古文規法廬陵可與桐城執矩傳相伯仲小異稟承家學造詣精邃是篇亦可窺見一斑矣小異與余別後就紹興懷午橋太守聘至未數月以風鶴之警請歸時蘇郡亦陷小異方僑寓於鄞尉勢不可居竟以憂死

夏廣文

夏版常先生名慶保揚州儀徵人爲上元縣校官飭躬率物爲士林所推重癸丑賊圍金陵先生知不可守誓以一死報國二月十日賊陷城入先生服朝衣冠端立學宮外牆上入書一詩云苜蓿何堪繼采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半生養就凌雲志化作貞魂一片飛賊至呵之不屈乃交刃之而死嗚呼先生之死光明磊落兀然不懼更難於雉經仲藥者非志節素定何能若是哉

汪馬二秀才事

江寧汪生星垣讀書清涼寺癸丑賊東下城陷僧報賊至矣生危坐不動賊刃之僧給賊曰是吾寺中供養除之役者也汪生大呼曰否我汪某也僧復給曰是有狂病汪生又大呼曰我無

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釋之曰吾視汝非凡人也而老於諸生吾將言於東王以展汝才汪生大罵曰吾不能詭合於俗况從賊乎遂遇害命垂絕猶大呼我上元縣諸生汪某也同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爲生頗不齒於鄉里賊至扣門急其弟請死生慨然曰吾不可以徒死殺一賊而死吾命取償於賊矣若殺二賊是爲國立功而死也遂設酒食於庭迎賊入潛殺之投其尸於井日以爲常殺賊甚夥既謂弟曰殺人而不使人知不武汝取賊首榜諸門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能守正矣然不如馬秀才之爲尤難余則以爲之二生也皆能殺身以成仁者也

張廣文

震澤張淵甫先生名履爲句容教諭句容士習素稱竄情先生

至嚴設月課爲定法程諸生有不赴者面加訓督無敢視爲具
文者暇至街巷輒令門斗携短鐵鍊從其後見有婦詈姑子忤
父幼逆尊長者卽以鍊繫之必飭其自悔乃已由是邑中之不
帥教者咸懼爲先生知每祠宇開賽神演劇或涉淫褻之戲立
拘班首桁楊警衆先生之言曰朝廷設立是官本以整飭風化
文章其末耳始而邑宰紳士憚其嚴正皆側目而閭里小民咸
嘖嘖頌先生之德不衰後邑宰以折糴增價幾激民變賴先生
一言而定於是上游咸器重之夫教諭在今日特閒曹末秩無
足重輕者耳而先生獨爲上官欽企卜民仰望如此豈非在自
爲之哉是真能於卑官冷署中自行其志者矣

蔣劍人軼事

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

對蔣卽應聲曰泉塾師以爲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不工之
有塾師於是大奇之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游竟附便船過
江逕詣維揚旣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歐枚叔
方譙客闕者損不納蔣必欲入反叱闕者誚訶之聲徹於內枚
叔遣价詰之則云寶山神童蔣某來見枚叔命之入旣見長揖
就席蔣旣短瑣貌又不屬枚叔視之意其十一二歲耳遂笑
問能詩否曰能遽援筆作一絕以獻云東風吹我過無城入夢
繁華記不清花外笙歌樓外笛不知誰是庾蘭成是日曾賓谷
轉運亦在座大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庾蘭成曰蔣和枚叔
曰是富之矣枚叔於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文酒花月之醺
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尙盛張筵演劇靡日無之蔣慷慨揮霍
皆取之於枚叔枚叔無吝色故蔣有揮手千黃金主賓決如水

之句後蔣客遊如皋幕中以忤同事辭去中途負斧告絕又患
瘡瘍於是效伍員吳市吹簫夜宿一寺中一夕大醉月光射櫺
見佛睛閃閃疑爲寶珠攀緣登佛頂憊甚因踞而臥及醒不能
下大呼寺僧以梯來乃得下遂大書寺壁曰大才人佛頂偷珠
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有江北宦者見而奇之
指廟中魁星以楹聯請蔣信口集杜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不
露文章世已驚某宦歎爲絕才乃資之歸繼劉光斗爲寶山邑
令當縣試邑童時出題稍悞蔣率諸童闕於堂劉令銜之覆試
日借他故朴之蔣作文痛斥其短榜於通衢劉令聞之怒甚復
以別事羅織禍且不測蔣乃削髮爲僧募鐵舟之爲人自號鐵
屨常書鐵脊生前寄塵上人方以詩名江浙故亦自名妙塵謂
當超出其上然蔣雖爲僧頗不守戒律其詩有云綠酒獻花詩

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足見其風致矣辛丑春西事方亟劉光
斗移署上海縣事偶公出遇蔣於道劉令謂此必爲西人作內
應來者因下令閉城大索蔣以智免然亦危矣越數日上海火
藥局以失火焚劉令又謂此必蔣某所爲方欲稟上憲窮其事
幸劉令去官遂釋蔣詩詞清雄雅健大江南北無與抗手諸友
人皆憐其材惜其遇會曰隱於禪非計也勸返初服遂易今名
重就試張中坡餉拔冠一邑謂人曰是非一邑之冠亦蘇太兩
屬領袖也蔣一在上海應敏齋觀察署中以文字交極相契重
蔣亦一傑矣哉

又記蔣劍人事

蔣君劍人名敦復江蘇寶山縣人名諸生也七八歲時卽有神
童之譽始名金和字純甫後又易名爾諤字子又屢腦小試不

利足趾遍大江南北狀貌不揚而性情奇傲真詆肆人江淮間人因名之曰怪蟲後以事削髮爲僧號鐵岸自名鐵脊生有祭髮文行於世棲棲於寺間海上駐錫村落中蘭若仍以詩酒自娛後有憐之者勸返初服始改名敦復應試張學憲芾拔之冠軍閱其所作歎曰此江南才子也其名遂噪一時顧僻嗜阿芙蓉膏有所得輒以供養烟雲坐是奇窮青衫藍纈幾至餬履踵決然每至黃夜一燈明晤讀書自若弗悔也其姊嫁一士人頗有所蓄時周其乏後喪偶矢志空門法名曇隱大帥捨已貲築庵於上海北門爲清修習靜所卽今竹林禪院也時劍人已娶乃羅店村人女仲且才名顯供箕帚寂寞家居往往晨炊不給乃往依其姊故劍人蹤跡在上海時爲多所交皆知名士琴歌酒賦慷慨激昂海昌李善蘭吳郡王韜皆與爲莫逆交雲間胡

遠爲繪海天三友圖以貽之願其貧困無聊日益甚爲之友者
雖憐之而莫能爲之地適西儒慕維廉方有英志之輯余力薦
其才遂爲西人司筆創今所刻大英國志序爲墓名者僅其初
稿其自著名英志尙殘皮未刻詞簡意該實爲傳作自授西館
詩名益播人口而所獲修脯較豐足以自給晚年乃客應敏齋
方伯幕中時方伯猶觀察海上也劍人沒於同治六年易簀前
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顛連僅屬氣息恐遽奄忽化爲異物愧
負知己無以報德雖知己必不責報於我然天下滔滔斯人誰
與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魯仲連陳同甫一流人長埋泉壤
豈不痛哉一生勤苦祇剩好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文
集八卷望爲先刻詩詞諸稿能次第開雕大妙大妙自題其函
爲鳴島遺音此何異鮑辛浦臨沒貽全謝山書也讀之彌爲沈

痛身後應方伯爲刻其嘯古堂文集八卷屬齊玉谿學裘爲之
刪定付梓嘯古堂詩集八卷詞集四卷生前係諸友助貲鐫木
論者謂劍人詩優於文文頗縱橫馳騁有似大蘇特按之無實
際多空言有戰國辯士習氣其自許魯仲連陳國甫一流則所
負可知也所趨向亦可知也

癸漏餘談卷二

吳郡 王韜 紫詮撰

孫女割股

長洲彭相國之孫女秉性純孝嘗笑不苟每讀列女傳見古之具孝行者輒肅然起敬思則倣之後許字同色蔣氏卽今刑部員外郎蔣君鳳藻也未嫁之前適相國病亟衆醫咸束手孝女乃默禱於天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時作呻吟痛楚聲家人方竊疑之及適蔣氏病卒家人驗視其臂創痕宛然始知割肉進藥果有其事也嗚呼其懿行至誠豈今日女子所可及哉而行之於大父尤未易得也蓋體尊分遠情殺故也志之以爲薄俗勸紀賀貞女事

爲烈女易爲貞女難烈女激發於一時暫也貞女持守於平日

常也閨閣中之不幸而自見者曰死節與撫孤兩端而已而撫孤之心彌苦今於巾幗中得一人焉從容誓守茹藥舍辛以爲守節則雖嫁猶未嫁也以爲撫孤則又非已所自出也是則其志彌堅而其事亦愈難矣貞女姓賀氏浙江鎮海縣人賀君增壽長女也從父寄居湖南善化縣少時許字於李氏子有銘籍本江西蓮花廳其父維內以同知需次湖南府升湖南補用知府仕族相攸遂成姻好女年十九諳詩禮舉止端嚴不輕言笑戚串間無不敬而愛之時李氏方謀爲其子成合昏禮已卜吉矣不意期已近而李氏子忽遭沈疴李氏請緩期貞女聞之涕墮如綆靡婉白於父母曰女幼字於李門無人不知今於歸有日猝遭此變其命也夫兒聞一絲既繫萬劫不更見其往也何庸復繼緩期壻而無變也兒當親侍湯藥設或不幸立志終身

守之無異育兒意已決之死靡他父母知其意不可奪遂以之
歸於李和娶次日李生育疾卒女辭歸哀號幾不欲生後服闋
見舅姑恪遵婦道而其事尤奇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先是李氏
有婢曰綠雲年已及笄姿容頗麗有銘因引與私久之遂有
孕及有銘沒逾匝月竟婉一遺腹子體貌頗偉廣額豐額女遂
請於翁姑列婢於侍妾而勉與同守共撫此孤取名志輅冀
其成立是可爲閨閣型坊矣楚撫劉公爲之奏請於 朝特
旨旌表 維風化云

書彭孝女事

孝女爲彭君永禮之長女素居山東肥城縣少就里塾略涉詩
書稍長尤工於針黹性柔順孝自天成事親尤能先意承旨以
是雙親愛之爲掌珍女心既慈婉而容尤妍媚膚膚花貌麗絕

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美之女無字咸串聞皆呼之爲彭姐咸
暨十一年間女年十七許字里中未婚時值南捻縱橫竄擾
境以父母孳之倉皇出避僦屋於近城村舍中賊攻城未陷先
肆掠柯鄉一日遇賊猝至不及逃賊目將劫女偕行曰第從我
不憂無快活處女父母急前號哭阻之賊目怒甚舉刀示之
曰汝殆欲嘗此風味耶再來卽當斫去汝老孀顧勿悔女乃垂
涕盈腮婉白父母曰女年旣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劫女兒願
以身許之不從將併命而死從則猶可生也乃顧謂賊曰勿傷
我父當惟命是聽賊許之揮令卽去女遂促親速行自慨然從
賊賊以女纖足不任行將扶持之女曰無庸因飛步以示之速
行時與賊絮語家常賊以爲女真心從之也遂信之不疑出村
落甫數里許適至河畔清水滔滔其深莫測女默念此卽我葬

身所矣計父母此時相去已遠追之必不及因詭言足痛令賊覓雙竹縛一椅作爲板輿以舁已賊從之良久始成女伺賊不覺時躍入水中賊救之則湍流迅急竟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賊去後里巷中人見聞其事者互相傳誦莫不爲之嗟嘆一時名士雅流多爲詩歌以紀之稱爲巾幗完人邑中李秋江者名諸生也與女家有姻婭親謂女節行如此宜沐旌揚曠典遂具稟丁巡撫求爲請於朝夫女以幼穉之年而處倉卒之變乃能設計救親殺身明志其慧心孝念爲何如哉聞遺芳而彰孝烈采之輜軒附之志乘是在當事者

孝媳割股

割股療親孝矣然非庸行也聖王懼其毀體以戕生雖一時暫加旌表而不以爲恒例然孝發於至誠當親疾彌留之際惻

恒哀懇此衷迫切萬分違計傷生爲非理而一概以庸行繩之
毋乃非 聖朝所以教孝之意乎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凡孝
子慈孫貞姑節婦無不列於旌典務從優恤近計前後割股以
獲旌者已數人矣如長洲彭國之孫女剜股以療祖黃嚴吳
廣父之妻割臂以療姑靜海陳明府之女陳婉割臂醫親皆其
彰彰最著者也今又得一人矣而隸漕運通判丁崇欽之妻錢
氏世家女也父諱忻和曾任直隸布政使錢氏幼好讀書孝出
至性每見列女傳之孝義節烈者未嘗不慨然慕之曰此當爲
巾幗之型坊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于歸後事長撫幼竭誠孝
愛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東調藥量水惟氏一人晝夜
侍奉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累月後見姑病勢日劇氏泣涕不勝
夜半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懼割臂肉和藥以進旣而姑病尋愈

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家人見其衣袖沾血淋漓窮加詰問始告之越一年鍾氏遽殞戚屬視殮猶見瘡痕爵督李公爲之奏聞於朝以爲似此至孝性成未便聽其湮沒籲恩旌表建坊入祠亦所以維持風化也

一門節烈

殉夫易撫孤難殉夫謂之烈烈者激於一時之所發撫孤謂之節節者要需恒久而不變從夫而死雖非庸行而聖朝亦在旌表之列者所以維風化而肅閭閻也今於一家之中而得節烈二人焉夫亦可爲巾幗之光門閭之慶已編修蔡壽祺生有二女長女許字內閣學士袁希祖之子晉爲妻未嫁而婿以病死閱三日卽過門守貞捐棄鉛華衣布茹素十年如一日次女嫁江夏縣監生彭元善爲妻隨祖姑在京洗手調羹聞雞視膳

能得重聞歡元善患病奉侍湯藥晝夜罔懈衣履不解卒至無
效氏痛不欲生料理身後事畢卽仲藥而亡前一日請於祖姑
爲夫立嗣姑許之遂不復言氏深明大義毅然殉夫鄉里閭閻
之共相歎異論者謂蔡家姊妹貞烈萃於一門名節昭於一省
人心共憫風化尤關夫亦可傳也已

陸節婦事

羊城西關有陸氏婦守節四十餘年家小康可以自活繡佛長
齋晨起必朗誦高王經一卷寒暑無間從未出閨闥一步忽一
日在神前羅列香燭拜畢而起語人曰我神女也偶櫻天譴小
謫紅塵今罪緣已滿將西返矣語畢而僵異香繞室三日不散
街衢聞傳爲美談按此節婦嫁後三日夫卽棄世遂茹荼飲藥
矢志不嫁雖柏舟之操不是過也平居無疾言遽色待婢媼極

溫善卽有過失多曲喻而不痛斥常私謂常侍之嫗曰妾雖嫁猶處子也嫗問何以不改適則曰妾離火坑矣而復蹈之乎或謂其持身之修潔立心之慈祥御服容止之清妙見者固疑其天上人謫降之說其在疑信之間乎不知此婦操履貞靜固足以邀旌異而必以婢女降世荒謬不經之談參之適足爲其累耳有識者不取也

記錢江事

錢江字東平浙之長興縣人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穎悟冠羣兒嘗曰此錢家千里駒也少長習帖括不肯竟曰此徒足以困頓英雄耳喜涉獵卜筮術數之學最好兵家言於孫吳之書皆能洞其底蘊偶得許洞虎鈴經如獲拱璧晝夜研讀不釋卷久之曰吾得之矣於是所學益進顧里中人未之奇也君益發憤

自雄旁究地理於天下扼塞險阻之處常反覆致意爲人負奇
氣以豪傑自命肯濟人之急數千金可立致被酒談兵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南游於粵所交多俊彥時禁烟議起海氛甚惡
當事者慮跋扈不可制易剿爲款已有成說東平因激衆忿將
發義舉作討罪檄文傳示遐邇當事者聞之以其梗沮大局禍
且不測亟逐之出境粵民集貲饋其行於是義聲振於嶺東西
間後卒以事遭戍東平慷慨就道無難色在塞上馳馬擊劍與
諸健兒友皆能得其歡心無何遇赦還浮沈江浙間漸折節讀
書將赴鄉應北闕試以博一第爲水詩人于源贈以二絕云乍
脫蠻鄉又塞垣十年奔走別家園勸君休再誇雄略杜牧談兵
是罪曾思量墜土染京華何似青山學種瓜歸去扁舟應不惡
一湖碧浪采蘋花東平讀之笑曰此豈我輩可隱時耶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積弱生玩芽蘖已萌粵西小寇陸梁爲患洎流潰
壤烟火焚原方爲殷憂吾恐天下無一片乾淨土欲令我在何
處學老圃耶時咸豐紀元辛亥也人皆笑其言之妄明年盜自
桂管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動君已至北方要結齊魯燕魯間諸
壯士將收爲已用冀得一當以報國時南北道路梗塞鄉人之
南歸者皆藉其力常曰膝縣以北雖啓陰夜行可以無虞膝以
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
癸丑春陷金陵聞之爲扼腕椎膺泣數行下所親私問以天下
大勢曰不可爲矣然我己募得壯士三千將渡江而南與賊決
生死特不知天心人事何如耳後竟以所募馳抵淮揚時左副
都御史某募勇爲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
門戶東平巡詣其營陳自願募勇殺賊狀副憲將留以爲已助

東平曰擒賊當先擒王今逆酋負固金陵我當先擒其巢穴則餘賊不戰自潰矣又何能爲時以軍務初興艱於籌餉東平乃始創釐捐議由是各省效之大營藉以資給有在營某同知嫉其能時醜之於副憲副憲亦以其常拂已爰於調見時令武士刺之武士爲張小虎乃虎頭之子由錢薦引入營者而以通賊聞或曰曾見襄陽中言錢江久在營中作記室見其蹤跡詭秘密察之乃得其與賊交結狀搜其篋笥得往來書牘纍乃寘之法其實皆莫須有事也惟東平酒後放言有似灌夫罵座又復不知忌諱動言事不可爲而謂天下之壞壞於官以此叢忌卒至於身敗名裂也哀哉副憲旋升授刑部侍郎辦軍務六年以揚州再陷被職去

日本人宏光字順叔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戶爲將軍貴胄世襲華職年僅二十大歲瑰奇英偉超卓不羣固其國中之俊傑也同治丙寅五月來遊香港曾往英京倫敦覽其山川風物詳觀各機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會通其旨於英國之語言文字皆能洞曉英人無不美其聰穎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焉又嘗遊歷金山所至輒詢以有用之學於奇技淫巧視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來羊城文人才士皆樂與之交順叔亦皆一一延接務極賓主歡於是投贈詩章盈於行篋求書者戶外屢常滿順叔於書各體無不工而尤擅鐘鼎篆隸因此書名大噪於粵東比將返辭於諸故人祖道東門自梅觀祭以及士大夫悉贈詩以壯其行色卽下至閨媛亦以詩歌贈答順叔之震耀於時如此吾觀日本近來人才迭出務在留心經世實學歐洲文士

所譯天文歷算醫術格致各書無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語
便覽歷代紀年於西國情事洞若觀火而國中亦有輪船砲局
力講富強嗚呼志豈在邇哉今順叔亦如是耳順叔來訪予於
旅舍與之數衽論心歎相見晚順叔謂予曰邇來國中政事風
俗大有更革蒸蒸日上變日臻上理大藝之內既拾弓矢而專習
劍舞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之以施放縱擊水師
則導之以駕駛輪船俾共洞悉運用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
術今國中已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按此乃詩詞日本所購輪船艦
二十餘艘耳可謂盛矣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
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秀穎異之士年齒由十二歲至
二十二歲不等衣冠之制多做歐洲剪髮侍棍效其裝束長官
左右袖則以金線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

異乎西人者惟腰繫二刀而已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
萬次期月前親抵上海製造輪船局知其機括關鍵深悉其微
近已啓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諸侯由大君頒諭召至
江戶京師咸集議事務欲整頓武備奮揚國威以征不庭現有
典師往討朝鮮意粵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大十五年任那國
王聞日本有聖王始遣使朝貢此當中國漢元帝竟寧元年也
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國王子歸化來朝獻寶物此當中國漢成
帝河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親統六師渡海征新羅新
羅王稽首稱臣願備藩服貢珍寶八十艘高麗百濟亦皆恪順
內附三韓悉服女帝之功烈遠矣哉此當中國漢獻帝建安大
年也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上將軍平秀吉遣兵伐朝鮮取之
之大敗明之援師明遣使乞和此當中國明萬曆二十年也凡

皆載在史冊武功震耀不遑枚舉西北諸藩歷來臣服朝貢
弗懈卽如琉球最爾邦向爲日本西國諸侯之屬隸於薩嶋摩
一島久奉正朔懾我王靈凡遇國君踐位必詣江戶拜謁大君
至於朝鮮五年一貢至期親至京師此各國貢獻之古例也今
朝鮮王貢固不服久廢此例是以將厲兵造艦聲罪致討云此
皆順叔所述者稽古稱今言皆有物鋪張國家之宏功揚厲君
相之偉業赫赫乎令想見其國之方興未艾也眞可謂華國
之儒學古之彥矣

英人僑根

僑根英國大臣也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嚶警罕儔既
長於格致之學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爲學也不敢以古
人之言爲盡善而務在自有所發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於古

人而務極乎一已所獨創其言古來載籍乃糟粕耳深信膠守則聰明爲其所固於是澄思渺慮獨察事物以極其理務期於世有實濟於人有厚益蓋明泰昌元年倭根初著格物窮理新法前此無有人言之者其言務在實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倭根仕於英王惹迷斯第六朝其時朝政不綱羣奸當道倭根無所匡止惟攪權鬻貨是聞英一千六百十七年上院首輔依勒斯米薨倭根代之英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頗寵任焉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巴力門集議言王政多病民廷議諸官府不法事倭根與焉時倭根官蓋瑟勒掌王詔令行國律法王方深倚畀不欲卒究其事倭根不能彌衆議自首其罪冀以求宥於衆上下兩院公議黜倭根職且下之獄捐金贖罪王不許僅使去位閒居而已越四年倭根死年六十五

識跡倍根生平爲人交友則忘恩秉政則受賂其人固碌碌無足取也然其所著之書則後二百五年之洪範也西國談格物致知之學者咸奉其書爲指歸其後哈爾非始爲血絡周流之學醫術爲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驗於是哈略測日面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過日面爲今時新法之證紐敦始爲光學客勒格力始爲遠鏡兼始造反照之器弗蘭斯得始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哈力始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英國諸學蒸蒸日上無不勤察事物購求真理祖倍根之說參悟而出蓋倍根之前專心於學者如磨旋之牛徒費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闢其機械啓其橐籥於是醫法日新而治痢多效農具巧而播種省工觀天文擬地理他如測遠鏡量天尺電氣標報時表火輪機輕氣毯潛水鐘諸器之有神於人者

猶不勝屈此皆效之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顯宦下逮細民共習俗根之書然皆欽其學而薄其行殆愛而知其惡者歟曹固不必以人廢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

英人侯失勒

侯失勒的翰字弗留特留客別字維廉英國噶人之最精者也父維廉初居於阿諾威乾隆二十四年爲軍管樂工隨軍至英達罕侯用爲英國軍樂教習先後爲約克巴得兩邑會堂樂工暇輒構思歷學詳論測量變星及月中諸山於是名始噪著作得載於博物會彙冊乾隆五十六年測得天王星聲譽益藉甚維廉起自寒微以天算故得躋顯列與諸名流相往還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約翰時已五十二歲矣約翰幼入堪比日大學肄業嘉慶十八年考居首列旋著書論微分理是年四月

二十七日選入博物會中述撰甚富初著數學備論算式道光元年獲賜金牌一約翰以父維廉天文鏡甚精於昔格致家喜於窺測故與會中議別創一會專講天文有闕孫者聽其議會成約翰爲司理之一由是天學日進得雙星三合星之距角與方位及星氣星叢因借沙耳特同著一書詳論列之天文會復贈二人以金牌後又作雙星表六表內最少有二百八十四最多二千有七測定此表必於夜半冬時更況梓約翰固知此功艱鉅莫他人爲之續成道光十一年英主賜約翰功號十三年在公會考究雙星環繞之理著有成書會中亦以牌贈總領索塞公嘗贊約翰不特能考天文極遠之星兼能察星氣之最奇者定其位而論其象以及雙星雙千偕得其但與相距又能定星道根數之中微發明太陽所屬諸星之重力雖在天空最遠

之處亦盡相同是足爲談天學首助星表既成立志往南阿非利加測南半球諸星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四攜營圓囊儀器至好望角僑寓炭朴敦小築精舍於大山之側安赤道儀及回光遠鏡其徑二十尺窺測之事有七端而以恆星爲最得星氣之最大者二一在參宿一在海山第二與天河圓皆詳細窺測而圖其形每於清夜用牙微尺詳測諸雙星之相距所得可異者盡記諸測簿又記道光十六年歲杪至十七年歲首太陽面有黑斑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太陽面黑斑狀甚奇算得地球設在此黑斑之內四周相空尙三千里道光十八年自好望角返國主晉其爵一等二十年公會印其著述一牘乃論陽光圖線能變化銀板金類約翰既去炭朴敦人多思慕之共建石塔於回光遠鏡處以誌弗諼在彼曾著書二種一曰格致初基一曰

談天皆有大功於世咸豐元年將升錢部昔奈端曾居此職後
久無人授之約翰得列此衆以爲榮約翰淡於榮利不預國政
就職後體衰多病遂於咸豐五年解組歸林泉久而病愈仍不
出亦不甚延接諸博物士惟將印行之星氣星叢表宣講於諸
公會中其老而弗倦也如此以生平於格致之功最深故格致
之士多側席請其指證天文官每歲所必延其考核垂爲定
本道光十四年議院失火度量原式盡燬議院選名人重定之
約翰與焉曾爲格致大公會要職又爲公會司事長老道光十
年公會總領極耳白去位約翰與索塞公皆當推薦會中二百
四十人推約翰者少於索塞有八人然皆三爲天文會總領道
光二十五年公會諸人聚集於堪比日時約翰曾攝總領職以
測星著書有功於後學前後受公會金牌之贈者不勝枚舉此

其生平任職之大略也厥配蘇格蘭醫士斯斗而女生子三人
女九人次子亞力山大斯斗而承其學亦爲博士著書若干專
論流星隕石之理約輯卒於同治十年壽八十歲有遺草一篋
大小七十冊論天學者二十八冊論視學者十三冊論算學者
十冊論地質者八冊論雜事者如光學聲學天氣學格致學所
著天文書有二巨編一爲星氣星叢表一爲好望角測量表其
星氣等二千五百各有赤經赤緯度數有奇異之狀有約一百
圖繪精工殆罕與將天文官皆云是編之中以所刻星氣圖最
爲珍貴其奇異之狀不能以言語形容數目詮解而是圖獨能
數明詳習俾後之測星者有所依據此編至道光十三年止逮
乎旣薨益作星氣星叢大表自聞於家及得於心倍目見并
列國囑人所獲得者賅括無遺焉

逸史氏曰侯失勒以歷學世其家享盛名者三代約翰大挺
異其父又復濟之以力學官其超越名流爲近時囑人家領袖
也其父維廉精於造遠鏡其最大功在測定星如明天河爲
無數遠星又新測得諸星氣約翰生平所用力者亦卽在此
數端自言近今所遠最精之器能平安而便於考較易於昔
時所用者可無畏難中止故自道光五年至十三年測視星
氣未嘗一日輟也約翰天學所造深宏廣遠茲世未之或先
而其所長尤在稔於用測量諸器不足覘其授受淵源之所
自哉

法國奇女子傳

法蘭西奇女子若安者亞爾格部人也生於小家幼嘗牧羊風
鬟露鬢顧影自憐群齒顰獨居未嫁法國俗尙淫靡男女聚

會歌舞女輒以莊重自持人以是異之會法國大亂英吉利王
顯理第大遣兵來攻拔其都城羅爾河以北盡降於英法王子
遁於舒囊英人渡河而南圍阿連斯此城下則法之腹地將盡
爲英有軍士沿途焚掠人民奔竄女目擊心傷身不顧一女子
欲爲國家成再造功拯民於水火中意上帝必助之乃攘臂大
言於衆曰上帝立我俾克強敵爲汝等除害衆聞而駭笑之女
堅以自任語益播有信者導以入見法王子王子求復仇與英
戰輒敗收兵數千號曰孤軍流涕而道曰此再不勝大事去矣
聞女至大喜遽見之以爲孤軍督賜以旗甲旗繪天主圖像於
左方女戎服登壇慷慨誓衆時英圍阿連斯已七閱月攻之益
急城中食盡將降女逕提孤軍疾馳往援飛檄英營謂速撤師
不然盡戮無悔英軍圍城者聞其至兩甄左右翼女率精騎趨

中道先當敵人英將爭欲得女陳亂女返騎迎擊步兵繼進前後夾攻呼聲動天地殺傷過當長驅入城給兵食城中人見女踴躍歡迎皆從天降勇氣百倍守益固女時出奇搗堅所當慮無不靡一日法人出戰已北而奔而女適至整軍馳入敵陳莫不辟易戰酣女爲流矢所中墜馬下一軍皆驚女忽躍據鞍上自拔箭鏃裂布裹創驟馬入英將麾下舉其旗還蓋女旗當墜馬時爲英軍所奪也前後數十戰無不捷英人懼撤圍去以全城功軍中呼爲阿迪斯椎牛饗士建元帥旗鼓將校持戟摘冠爲壽皆屏息莫敢仰視軍行進止惟命女力戰先登屢覆英師擒大將代爾泊轉戰三月克復侵地諸已降英者皆望風來歸法之兵威大振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八日迎法王至廉士廉士已爲英人所踞聞女至貴夜遁去遂立法王子爲王行上

冕禮號查爾斯第七封女貴爵列於上卿仍以兵事委女明年
春英王顧理第六駐師於法都巴黎斯自號法王以令於國女
爲英軍所襲入守根碧城英軍圍之三匝英拂銀棣侯主軍政
益兵增壘久持不去女糧絕援窮引驍騎六百躬自突圍力竭
爲英軍所擒囚之固臺女乘間自投下弗死後錮於老鸞城坐
妖妄罪焚死猶十七八好女子也法人聞之歸咎於英之報怨
然查爾斯賴女得立女死弗能報真庸主哉

逸史氏曰若安提孤軍全城立屠王存亡國誠使男子作
事如此顧不偉歟曾幾何時香消玉殞英人一炬焦骨可憐
英雄耶兒女耶堂堂中華秦家白桿軍安在吾願鑄金事之
此本海外三異人傳之一寶山蔣君劍人所撰今該撒華盛
頓兩傳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殆經婺源齊玉谿校

定時刪去耶敝篋中尙存其原稿復據西史別本爲之增損
六七錄於篇

英國才女法克斯

才女法爾法克斯氏英人索美爾非拉室人以天學著名歐洲
按女爲英之蘇格蘭人固貧家女祖父皆以詩禮世其家女生
而秉性幽閒天資穎敏貞靜自好雅嗜文史於天算之學獨有
心得少卽讀書於蘇京壹顛布拉女塾中師以數學難題試於
衆皆不得其解因詔有能解之者列上等女爲疏通其義曉暢
明晰蘇京格致會諸前輩大奇之贈以金牌用示褒獎而其名
由是日起旣長益致力研求孜孜不倦杜門著述幾於等身昔
法意大利諸國囑人家咸讀其書歎爲奇才倫敦御定格致會
暨天文地理各會皆賜金牌以旌異之英相彼拉爲設定章歲

由國帑頒賜千金以助膏火資蓋國家激厲人才不以閨閣而異之也女於重學一門所造尤深本於法國人拉伯拉撒所著之書而立說拉在當日輕視英人無精於重學者嘗曰英國之能讀我書者惟格拉哥及索美爾非拉二人耳蓋女先嫁格利哥早卒再適索美爾非拉拉所稱二人其實一人也女以格致諸事理本相因道原一貫著有格致聯珠考辭文清朗語簡意賅凡諸名士辯論之詞偏加甄錄間復斷以己意書稿凡九易學者無不奉爲金科玉律咸豐十年女僑寓意大理適荷蘭醫士亦遊斯土而往見之時彗星見於天西相與登觀星臺徘徊瞻眺推此夕爲彗星軌道最近地球之日女所論彗星理致奧遠出人意表醫士服其精識晚年曾著地學一書可與格致聯珠相伯仲自來之言地學者惟記諸國之省郡州邑及民數物

產而已獨女是書出挈領提綱旁搜博采可以使學者多識廣聞以是人咸宗之女吐屬風雅工琴善畫俱臻妙境雖曲師星客亦自嘆弗如說者謂即使女不工於天算諸學則此二藝亦足以名世矣女於希臘臘頂古書流覽頗廣幼耽文事而於閨閣本務亦不之廢女紅精巧絕倫生一子三女早殤一女亦先亡以同治十二年春三月卒倫敦醫士何蘭德爲之傳女平生述撰爲世傳誦名列博物院中嗚呼如女者洵足以垂不朽哉

記張石卿事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僞翼土石達開同年優貢生籍按此殆傳聞之謬石卿不過富人子耳未必舉優行而入明經科也嘗讀石曾至金陵賊中一切筆墨均出其手石卿具有膽略才智絕人自詡爲夏平復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是過也故賊中所有

大小戎機均邀其商辦曾在金陵繪天下大觀圖所有賊匪自
廣西作亂以來凡經其攻陷各省之府縣州廳及一切村鄉纖
悉臚載至於若何戰攻若何守禦各策皆爲代畫井井後投曾
帥營中効力投誠之後立建奇功襲東河卑賊營凡七會同官
軍進剿無不得利曾帥大爲嘉悅特保三品花翎其遇合亦可
謂奇矣旋有控其在賊中作惡多端罪不容誅者立寘重典後
聞湖南之變其子首先作亂一切機謀詭詐大有父風誠可謂
世濟其惡者矣天生戾氣萃於一門亦劫運之所致也歟

紀潮郡逆民事

逆民鄭錫彤潮陽縣之沙龍鄉人以行二鄉人呼之爲二老爺
其子鄭森同慈相濟弟錫琯恃強肆虐爲之羽翼錫彤家資千
萬一鄉皆聽其指揮無敢稍逆其意旨者偶爾違拂立置之死

地而後快其殺人也悉活埋土中雖不愜於一人而必戮及全家不獨睚眦之怨動致報復卽聞有後言亦必有禍夕則議於室中朝已葬於地下爲所害者不知凡幾蓋其耳目衆多廣行伺察雖夫婦勃谿家庭詬誶無不知之幾有買似道題詩移壁之風見鄉中田土之膏腴者必謀得之先買其左右隣田然後謂佃人曰此亦我田汝盍納租佃人懼不敢不從有田之家無敢出一詞凡於魚池芋地悉以此法行之坐是併兼致富怨者吞聲憾者切齒然其勢猷張甚人莫誰何所畜死士幾三四千人爲之爪牙心膂性尤淫暴見鄉中婦女稍具姿態者無不羅致不論其有夫與否也被害之家必先掠淫其婦女夫者爲其子森所得粗陋平庸者則命壯丁相就迭淫以致之斃名曰風流刑其酷如此家中畜有戲班遇喜慶事張筵演劇視爲尋常

以重金購二童子習技其一逸去後尋得之贖其目今在汕頭
乞食能習其作惡狀歷歷如繪有同族四齡小童偶入其家拾
一所遺小剪歸其父見之驚曰此二老爺物何得妄取急持還
白之錫形曰可喚兒來至則命人縊之其父涕泣求釋卒不可
有同族人見其所爲不法懼累及移居他所其人在鄉中有田
數十頃歲收租賦五六萬金錫形曰彼既不歸此應爲我有歲
所得盡入其囊中族人無如何也旋至京師應順天試中式遂
臚列其前後惡迹叩關上控廷諭粵中督撫嚴行查辦督撫因
密飭地方官設法擒治但沙龍地處險阻其家藏大礮七十餘
尊設有火藥房軍械庫牆垣悉以三合土築成隱然若金城湯
池刀矛弓矢無不具首曾往攻十三鄉輒用地雷火器所殺無
算幸其子森已前死官軍圍之稍易然卒不敢臨之以武蓋懼

其爲變也鄭逆本捐副將銜賞戴花翎凡縣令赴潮陽任者皆先往拜凡事阿順然後租稅無缺否則催科之吏無敢至其鄉前後所任官咸憚其威不敢發而某鎮將乃以計誘之結爲異姓兄弟行佯若推心置腹舉之爲各鄉領袖請出辦公事時道憲已密布軍士於內外知其至飛紙召之甫及道署命去衣冠入闕立坐堂皇鄭逆詞色不撓道憲詢其何故在鄉殺人則對曰彼皆莠民也不誅卽爲亂又詢其何故攻殺十三鄉屠戮平民至以萬計則對曰此皆揭竿謀變者也不殺則必叛又詢何以不報官究辦則毅然對曰無官道憲勃然作怒曰道府州縣近在咫尺何謂無官命隸扑之千下然後收禁囹圄繼鞫其弟錫琯則匍匐階下不敢仰視但曰今知罪矣求緩須臾死道憲因其乞憐未之加刑亦寘之獄後援謀反叛逆例處以極刑潮

郡人聞此事者大爲稱快曾有竹枝詞數十首咏其事傳誦一時聞鄭逆年約六十餘其弟頗能作畫殊饒逸致此皆天地間戾氣所鍾也

宋景詩

宋景詩山東人辛酉年東省囂然不靖宋逆首行揭竿倡亂煽聚多人反復背叛屢逃法網擒逆平後變易姓名潛蹤遠遁時在齊魯燕豫之間往來游歷居無定所旋聞訪捕稍懈仍復回東改名許連陞出入蹤跡多在曹東歸陳徐兗等地宋逆生平具有絕技力大過人屈其臂數十人不能伸伸其臂數十人不能屈所用飛錘飛標無虛發出門必攜利器自隨用以防衛每至一處必以驚藝授徒爲事佯以意氣交結若墮其術中必乘機煽惑勸其入黨謀逆身畔攜有五色小旗爲人誦咒治病多

有應驗於是愚人群信之呼之爲許半仙暗中勾結黨與極衆率恃鳴鏑探丸爲生北方騎賊半其流亞也宋逆嘗謂人曰凡爲我友者得吾片紙雖馳驅於齊燕之境啓篋安枕而行可也宋逆自漏網潛逸後各省並懸重賞購之有總兵牛師韓者緝知其所密白大府願擒之自效大府壯而許之爰改裝爲商賈尾宋逆而行每至或先之或後之或與之同宿一逆旅中顧憚宋逆技勇絕人未敢遽下手恐一擊不中反使其翩然遠逝則其爲禍胎者將無已時兼以處處皆有逆黨非一人所能了之也適有劇盜黃宗孟素與宋逆相識一日與師韓遇知師韓爲貴人屏去從役跪陳蹤跡自願擒賊以贖罪時山東有總練靳守富刁文煥因事知師韓師韓曾主其家亦願投効曰彼可以計誘耳師韓於是屬其下而告之曰汝等各宜奮勉圖效以報

國家擒斬兇渠在此一舉有能首先獲弋富賞以國帑五千金平民則破格優保罪人則立赦前愆其下聞之無不踴躍作氣一日宋逆由東至豫黃宗孟迎謂之曰皖北尙有檢逆餘黨可以勾致遂與同入皖境因約師韓密伺於亳州城外行至亳州之界溝集官兵四集突起擒之時宗孟已先竊去其鍾標諸器宋逆以徒手無技可施竟弭耳就縛皖撫解赴京師置之極典

白齊文論

白齊文米利堅人跡其所行一反覆無賴子耳始助官繼投賊屢次被擒終以西人無專治例歸諸米領事領事與之約毋再入中國乃放之東瀛似宜置身局外弗萌故態不意復由日本潛至漳州添翼虎狼濟毒蛇蝎卒致弋獲自貽滅亡嗚呼是亦愚矣溯自咸豐十年前任上海道吳煦曾募呂宋人爲兵令華

而統之每戰爭先頗資得手經克復松江府城吳郡王韜獻言於觀察爲招募西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西弁領隊平日以西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夫衆莫患乎無先爲之倡有西弁率之以前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效於行間於是遂有洋鎗隊之設號爲常勝軍華而後沒於王事白齊文繼之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薄頗生觖望遂刦泰記餉銀并斫傷事主候補道楊坊竟往詣賊爲賊謀主幸賊疑之未大用嘗勸忠酋李秀成盡棄江浙兩省地斬伐茶桑焚燬廬屋無俾有遺然後并合大股轉戰而前直趨北方踞齊豫秦晉上游之勢以控東南其地爲西人之力所不至乃可以逞幸忠酋戀棧其說不行後爲左宮保獲於閩米國之駐劄福州領事慶樂爲之力請謂擬解歸本國秉公嚴辦官保以白齊文惡稔罪巨弗之許也由

閩解浙道經山陰適遇水發舟覆白齊文亦沒於中論者謂招募西人雖取利於日前而或恐貽日後憂如漳州助賊者不獨白齊文一人此外有爛於戰法能鑄大礮不下數十人其前皆曾助官軍剿賊屢立戰功不獲重賞因此怨懟終爲我敵前則助我以攻賊今反助賊以攻我其變特轉瞬間耳而我之虛實盡爲彼知損多益少豈不信者或曰是非然也一國內亂原無關乎外邦西國之例助彼助此皆非所宜助賊者固爲悖理而助官者亦徒恃利耳嗜利則何所不爲節烈忠義非能責之異國之民叛逆附順亦非彼之所及辨其能爲我用者徒以利之所在而已招募流弊其始固已如此譬如兩人之身血脈相通痾癢不相關求其指臂之相使腹心之相倚豈能得乎且中國今日之賊卽昔日之民治之不善則今日之民卽可爲後日

之賊西人助中國殺賊不過權宜補救於一時本非可常用也
譬如瘍醫治瘡剝去腐肉曰是可立愈明日而他處又潰矣以
毒未拔也故平賊以治民爲先平賊在良將治民尤在良有司
兩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徒事外攻抑末已故觀於白齊文而
已事可識也